

欣雨 安九 著

暖眈

惊
变

一场没有凶手的阴谋牵动了一桩庞然大案，看似
谜底揭开的那一刹那，命运，却刚刚陷入一个新
的轮回……



群众出版社

睜 眈

——惊 变

欣雨 安九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睚眦: 惊变 / 欣雨, 安九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014 - 5281 - 1

I. ①睚… II. ①欣…②安…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9084 号

睚眦——惊变 欣雨 安九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15.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7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281 - 1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www.qzcbbs.com
电子邮箱: qzcb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教材分社电话: 010 - 83903259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简介



幸存的人们各怀心事，回归了各自的生活。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年仅四岁的小女孩儿也被牵涉到案件中。正在隋安不知何去何从时，传说中的侦探竟出奇制胜，一举斩断神秘“组织”的魔爪。可一切便就此尘埃落定了吗？

当真相一点点被揭开时，每个人的命运都产生着剧烈的变化。《睚眦》的世界，此时此刻，已不只是“侦探游戏”那么简单。

目录

CONTENTS

第三幕 旧案新查 / 1

第一章 雨夜惊魂 / 3

第二章 特别安全顾问 / 15

第三章 “复活”的死者 / 28

第四章 非常女友 / 49

第五章 结 案 / 62

第六章 加汇幼儿园 / 80

第七章 敲山震虎 / 94

第八章 博 弈 / 106

第九章 声东击西 / 115

第十章 螳螂捕蝉 / 130

第十一章 请君入瓮 / 139

第四幕 冤案真相 / 153

第十二章 变 数 / 155

第十三章 睚 眦 / 167

第十四章 国信部 / 179

第十五章 龙门实业 / 196

第十六章 冤案真相 / 208

第十七章 阴谋前夕 / 228

第五幕 龙门沦陷 / 243

第十八章 危机再现 / 245

第十九章 消 失 / 263

第二十章 绑 架 / 273

第二十一章 失 控 / 281

第二十二章 田慕庄 / 297

第二十三章 第二个电话 / 310

第二十四章 打草惊蛇 / 319

第二十五章 第三阶段 / 331

第二十六章 脱 险 / 341

第二十七章 陷 阱 / 360

第二十八章 虎伏龙出 / 373

第二十九章 中场休息 / 392

第三十章 中华樽 / 412

第三十一章 黄雀在后 / 441

第三十二章 归 宿 / 461

卷尾 - 夜 / 477

尾声 / 480

第三幕

旧案新查

第一章 雨夜惊魂

1

凤鸣小区。

背包、手电筒、绳索、卫星地图、指南针、登山水壶、干粮、帐篷、电棍……隋安仔仔细细地把行李按照之前笔记上的顺序检查了一遍，又抬头望着不知道什么地方思索了一阵，觉得工具该是带齐全了。

上次还没有取到石门关里的那样神秘东西就因为凶案的缘故不得不回来，如今那边已经解除封锁，是时候回去取那样东西了。她始终猜不透，树坤到底在那里藏了什么，又怎么会在如此隐秘的地方，并且还有重重机关保护。到底他还有多少事情是她不知道的？虽然隋安很想亲耳听到钱树坤一一向她告解，但是，现在这些谜团都有待她自己一样一样去解开。

于是她决定孤身一人前往。她觉得，有了上次的经验，自己应该能够顺利取得那样神秘物件。

手机里是邻居发来的信息，说沐馨刚刚吃了晚饭，让她不要担心。

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三天，只是三天而已，三天后，自己就会回来了。

她本想去隔壁看一眼沐馨，可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算了。她实在不忍心看到女儿那张乖巧的小脸，心想，回来的时候，给她多买点吃的玩的吧。

她咬了咬牙，背上行李，打开了家门。

开车吗？不，为了保密，她不想把这次行踪告诉任何人。她想了想，朝小区门口走去。

大雨下了一整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味道，时不时会有汽车驶过，将坑洼里的水溅起。她本来以为这样的天气里的士都不是那么好打，所以提前半小时便撑着伞出了门，没想到刚出门没几分钟就等来了一辆。

“去机场。”她一面庆幸着自己的运气，一面暗自祈祷飞机不要受到天气影响而晚点。

这位的士司机不像大多数北昌的哥一样健谈，听到指示后，便自顾自地开车走了。

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车窗，虽然刚刚晚上7点钟，天却已经全黑了。最近似乎已经开始转暖，可春寒料峭，她依然感到几丝凉意，不禁将双手抄在胸前。

“师傅，能开点儿暖气吗？”隋安问道。

“快没油了，先加油。”的士司机说话十分简练，说完这话，也不管隋安答应不答应，猛一打方向盘，朝一条小路开了过去。

隋安因为这一急转弯，差点儿倒了下去。她皱了皱眉，心说，的士开半道儿没油的事儿还是头一回遇到，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司机也应该为突兀的行为跟乘客道个歉什么的。

正当她撑起身子坐起来的时候，不经意地往副驾驶那边瞟了一眼，这让她停止了思绪，心头忽然咯噔一下子。

北昌的每辆出租车上都应该有一个印有司机个人信息的“服务监督卡”，但是这辆车上没有。

隋安不禁回想起曾在加油站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那次，她买了一罐儿咖啡，正从便利店出来时，一辆“出租车”唰的一下停到了她面

前，然后，司机竟然麻利地把右侧车门上印着出租公司标志的图撕了下来！当时那辆车无论如何都看着和正规的出租车别无二致。

不知道北昌的路上跑着多少辆这样的黑车，她不止一次这样思考过。自己现在坐的这辆莫非……

隋安于是略带焦虑地望向车窗外，却发现了另一件不妙的事情。

这车竟然已驶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周围零星的灯光甚至不足以照亮十米以外的地方，再往前，便是稀稀拉拉的树木，道路弯曲狭窄，愈发阴暗诡异。

很明显——他不是要去加油站！

看来，这的士司机早就计划好了从这个出口下来立即斜插入这条小路，不到几分钟的工夫就能驶到这偏僻阴冷的地方。她就算是反应过来，也来不及了。

隋安定了定神，心里盘算着：跳车？现在跳出去毫无益处，这里连个人影儿都没有，跳了也白跳。那么……该怎么办？他是打算一直这么开下去，还是就打算将车停在这个小路上行凶？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谋财？害命？

不管怎样，恐怕自己凶多吉少。思索了几秒钟后，隋安偷偷地将手伸进背包，缓缓地取出电棍，想伺机给其出其不意的一击。

“不用白费心机了。”前面的司机冷冷地说道。

听了这话，隋安立刻抬起头，看到司机正在后视镜里盯着自己。

隋安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司机眼神中含着笑，不慌不忙，但那笑意却令人不寒而栗。

隋安突然有了另一种猜测。

这人或许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下一秒，司机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车在小路尽头停了下来。隋安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窗外，除了杂草、树木和垃圾，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这里简直是最佳作案现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隋安来不及思索，迅速地打开了车门，也不顾车里的行李，拼了命地便朝前跑。豆大的雨点儿落在她的脸上、脖子上，泥泞的小路几次让她差点儿滑倒，但她依旧铆足全力往前跑。

可不论她如何拼命，毕竟是个女人，司机很快追了上来，一把拉住隋安的胳膊。

——可能就是现在了。

隋安这么想着，猛地回身，想用电棍击打司机。

但是那个司机动作更快，把她往外一撞，电棍立即掉在了地上。

隋安一个踉跄，摔倒在地。

此时，她知道危机就在眼前。可这个人是谁？究竟想要干什么？

那个男人哼了一声：“什么都别想了！抵抗也没用！”

声音低沉而沙哑。

一道明晃晃的刀光在隋安的眼前晃了一下，一股冰凉刺骨的味道扑面而来，隋安不由得收紧了呼吸。

下一刻，锐利的刀尖已轻轻滑过她的脸颊、鼻尖儿、下巴。那人如同在欣赏一件罪恶的艺术品一般冷笑着：“你马上就要和丈夫团聚了，不用谢我。”

“我没有丈夫！”隋安忽然喊道，“你认错人了！”

“你当然没有丈夫！”那人却不上当，“因为他死了！”

隋安一惊，心想，看来，他真的跟树坤的命案有关系！

说到这儿，他“嘿嘿”地笑着，以右脚踩住跪坐在地上的隋安，左手死死地扼着隋安的脖子，右手将刀高高举起——

“再见！”

“阿嚏！”孙晨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大喷嚏，站在书报亭下哆哆嗦嗦地躲雨。

该死！该死！该死！孙晨在心里暗自咒骂了无数遍。

就在他去买饮料的工夫，海照亭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竟然开着车跑了。

要是老大没个很好的解释，这次一定跟老妈去打小报告。

不对，自己是自愿拜在老大门下的，吃点儿苦不能随便抱怨吧。

老大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可能自己资历太浅，还无法参透。

嗯，一定是这样的。

这么想着，孙晨使劲地点了点头。

忽然他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正好显示“老大”。

“老大——”孙晨本想调侃两句，却听见电话那端的海照亭焦急地说：“小晨，你要是实在顶不住就打个车回家，我觉得事情可能比较棘手。”

“啊？可是……”

“你肯定又跟原地傻站着呢吧？”

“神人哪！您怎么知道？”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然后海照亭说：“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说完，海照亭就急匆匆地挂了电话。

孙晨可怜巴巴地看了一眼天上丝毫不见减弱的雨，无奈地耸了耸肩。

神经兮兮——这就是“神探 style”。自己跟海照亭一样神经兮兮，莫非自己是当神探的料？

他为了取暖，原地跺着脚，转了个圈儿。

他转身时，“凤鸣小区”四个大字在他眼前闪过。

3

隋安被按在地上；脖子也被死死地扼住，发不出丝毫声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把反着光的尖刀一点一点地逼近自己。

她大脑一片空白，正在不知怎么办的当口，却忽然见那个人“啊”地大叫了一声，身体猛地僵住了，表情痛苦，趑趄着朝一旁跌倒，扼着隋安脖子的手也随之松开。

隋安怔住了，看着那个人跌了下去。下一刻，她的目光仿佛倏然捕捉到了什么东西——在那个人跌向一侧的同时，另一个人的身影稳稳地出现在歹徒身后。

海照亭？

她不由得呆住了。他怎么会来这儿？

海照亭此时浑身也已湿透，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他一把将地上的人拉起，以一记左勾拳击中对方的下巴，又飞起一脚将他踢出了足足三米远。

那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后晃晃悠悠地爬了起来，捡起地上的刀，铆着劲冲向海照亭。

海照亭不慌不忙地向右边闪身，同时扼住那人的左肩，一脚踢向他的右腿肚，将他狠狠地按倒在地上。

那人惨叫一声，肩膀与右腿同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似乎是脱臼了。

与此同时，警笛声响起。从警车上迅速冲下来一队警员，用明晃晃

的手铐铐住了歹徒。

——警车怎么来得这么快？海照亭暗自思忖。但是现在显然不是考虑这种细节的时候。

海照亭连忙转身走向隋安，俯下身问道：“怎么样？”

“还好。”隋安捋了捋额前湿漉漉的刘海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海照亭笑笑：“我嘛，我正好也去机场，又正好就在你们的车后面，看见你们的车不大对劲儿，本能反应，就跟了上来。”

正好“也”去机场？难道他也早知道我要去机场？虽然觉得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过于牵强，但隋安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也不好质疑什么，只得表示感谢：“谢谢你，幸亏你及时赶到救了我。”

“举手之劳。”海照亭见隋安一直按着左肩，皱了皱眉，“肩膀受伤了？”

“没事儿，刚才被那人捏了一下。”隋安说着，试图站起来，却感觉膝盖一阵刺痛，不由得惊呼一声，跌了下去。

“哎——”海照亭慌忙伸手去扶。

“可能是刚才被他踩的。”隋安咬着嘴唇，借着海照亭的力勉强站了起来，“没事儿。”

“真的？”

“真的。”隋安走了两步，“谢谢。”

海照亭点了点头：“好吧。要是有什么事儿你最好还是去医院看看。”

“我知道。谢谢。”隋安笑了笑，随即看向警车，“估计我们还得马上去警务局做笔录，别耽搁了。”

果然，这话刚说完，负责办案的刑警走过来，请他们去一趟市警务局。

海照亭点了点头，扶着隋安上了警车。

市局局长办公室内，电话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赵景棋有些心烦意乱地示意曾秘书接一下。曾秘书此刻也正因为这个突发事件而有些头疼，接电话时的语气并不友善：“喂，哪里？”

“呃，”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曾秘书？是我，书晏。赵局在吗？”

“哦！哦！”曾秘书忙露出一丝微笑，“秦总——”

赵景棋一听“秦总”二字，皱了皱眉，将电话从曾秘书手里抢了过来：“我说书晏啊，人还没到呢，你别急。”

“人安全吗？”秦书晏一面打着方向盘一面问。

“你放心吧，隋安已经没事儿了，现在已经上了警车，正往这里走呢。只不过多了一个海大顾问。”说到“海大顾问”这几个字时，赵景棋的语气中明显带有几分戏谑。

“海照亭？”

“是啊，本来我们派人保护着隋安呢，谁知道他偏偏要插一手。不晓得他到底想干什么，真让人头疼……”赵景棋说到这儿，揉了揉太阳穴。

“嗯……小安没事儿就行。其他的等我到了再说吧。”秦书晏挂上电话，心想，这倒巧了，乌竺沟时他也在，这次又在——真是奇妙的缘分。

此时，隋安与海照亭已经到了市警务局并开始做笔录。由于这个事件或许多少与钱树坤的命案有关，赵景棋不敢怠慢，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笔录做好，他亲自检查了一遍。

赵景棋来回看了好几遍笔录，想了想，对曾秘书说道：“请隋安来一趟吧。”

市警务局局长办公室内，十分钟前只有赵景棋与曾秘书两人，此刻已有五人，除了隋安与海照亭是刚被请来的，还有一个风风火火不请自来的秦书晏。

赵景棋看着一屋子的人，清了清嗓子，对隋安说道：“隋小姐，钱先生的案子虽然已经水落石出，但不排除还有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会威胁到你和孩子的人身安全。上面非常关注这个案子，所以我们必须对你们母女俩的安全负责。经过了这次事情，我决定，加派人手，二十四小时保护你们，你们的出入也必须在我们警方的保护之下。”

隋安一听这话，略微一愣：“难道你们一直在监视我？”

赵景棋和曾秘书面露难色。

“我们也是以防万一，你看，这次就差点儿出现意外。”曾秘书及时地替赵景棋解了围。

这下隋安更加诧异了。既然市警务局已经结案，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跟着我？一定是他们掌握了什么线索却不愿意透露出来。真是这样的话，现在果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

“不是已经结案了吗？”隋安心里开始有些怀疑。

曾秘书点着头：“没错，但是钱树坤的案件轰动全城，我们也不想节外生枝。你从西平回来之后发生了许多事……”

“许多事？”

“许多事我们不方便透露，总之，我们也希望你们母女平安。”赵景棋把话抢了过去。

我回来之后发生了许多事……隋安暗自盘算着。到底是哪里又发生